

黃埔建校簡史補正

喬家才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六月十六日為黃埔建校六十週年，有關方面特編印「黃埔建校六十週年簡史」以為紀念。黃埔建校既為全國所重視，而六十年來，黃埔學生為國民革命、東征、北伐、剿共、抗戰及戡亂，所流的汗，所流的血，所作的犧牲，又是斑斑可考，人所盡知；所以黃埔校史，必須正確，不能有絲毫錯誤和疏漏。但細讀簡史，發覺有若干需要商榷和補正的地方，謹就個人所知，一一列舉，以供將來修正校史時有所參考。

時間商榷

簡史第九頁、第十頁：「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建立軍官學校於廣州黃埔，任命蔣公為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選定黃埔島舊陸軍、海軍學校為校址。以王柏齡、李濟、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七人為籌備委員。」

「十三年五月三日國父以總理名義特任蔣公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又派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傳賢為政治部主任。……」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國父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俞飛鵬等為籌備委員。」（一六三頁）

「二十八日國父指定黃埔為陸軍軍官學校校址。」（一六四頁）

「五月二日國父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六五頁）

「九日國父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本黨代表。」（一六六頁）

「十三日國父派胡漢民、汪兆銘、戴傳賢、邵元冲等為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一六六頁）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所編印，六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黃埔軍校既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校，則大事年表所記有關黃埔的史料，似乎不會錯誤，但「簡史」和「大事年表」的時間和人名，都有出入，究竟何者為是？

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及籌備委員，大事年表記載係國父於一月二十四日所任命，而簡史則

謂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議。果係全國代表大會所決議，也不應該在一月二十日，因這一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才開幕；開幕這一天，絕不會討論這種問題。又大事年表所載籌備委員有鄧演達，而簡史則付闕如；但多李濟、林振雄、宋榮昌、張家瑞四人。

校長、黨代表、政治部主任三職，簡史是五月三日一次所任命，大事年表則分成三次任命，日期也不相同。五月二日國父特任蔣公為校長，五月九日國父特派廖仲愷為軍校本黨代表，五月十三日國父派胡漢民、汪兆銘、戴傳賢、邵元冲為政治教官，可見國父重視政治教官並不次於政治部主任。

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國父親臨主持，閱兵、訓話、核定以「親愛精誠」為校訓。又頒書面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先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簡史第二頁：「此訓詞於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為黨歌。」

國父頒給黃埔軍校四十八字訓詞的時間，是在六月十六日開學時，簡史國父遺像背面所印的訓詞，是國父親筆所書，日期也是六月十六日，怎麼會在黃埔軍校成立前五個月，一月間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通過為黨歌呢？如全國代表大會確有此次議案，可能是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絕不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武漢分校

十五年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一月十二日軍事委員會決議，陸軍軍官學校改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大事年表一八四頁)

簡史第一三頁：「北伐之師達長江流域，十五年七月方教育長鼎英電請在武漢設立分校，並將校本部第六期政治科移置分校，十六年二月十二日正式開學。未久即為共黨所把持，教育陷於停頓。」

十五年七月九日校長蔣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二十七日離粵北上督師。八月九日總司令抵衡陽，十一日抵長沙，十八日下總攻擊令。二十二日克岳州，二十七日克汀泗橋，三十日克賀勝橋，九月七日克漢口，十九日克南昌，後又放棄。十月十日克武昌，十二日親臨南昌，勢如破竹。

縱觀以上北伐軍進展情形，可知十五年七月方教育長電請在武漢設立分校，似乎有些為時太早；因此時北伐軍尚未攻克武漢，如何能在武漢設立分校？又此項請求應出自武漢方面，似不應由在黃埔的教育長來請求。第六期八月一日才開

始入伍，而七月就把尚未入校的學生移置於分校，也是不可思議的。第六期從十五年八月一日入伍，到十八年五月畢業，祇有步兵科、騎兵科、砲兵科、工兵科和交通科，就是沒有政治科。軍官研究班雖有政治、警察、憲兵、土木工程等科，但它列為第六期，係以後的事。所謂「並將校本部第六期政治科移置分校」，可能是係指第五期政治科而言。但這也是指隨軍北伐的第五期同學，不是指校本部的第五期，因此在廣東的第五期尚為入伍生，並不是校本部的政治科。

武漢分校的實際情形是這樣的：

十五年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攻破武昌城，生擒敵將劉玉春和陳嘉謨，即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張治中為教育長，周佛海為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中委惲代英為政治總教官，以武昌南湖書院為校址，招收第六期入伍生一千二百人，內有女生二百人，文學家謝冰瑩、故立法委員王冬珍、國大代表蕭運貞、周靜芷等都是。楊樹松為總隊長，男生編為兩大隊，女生編為一中隊。後將湖北黨務幹部學校及其他方面歸併者，編為第三大隊，於是分校第六期入伍生增為一千七百餘人。

隨軍北伐的第五期砲、工、政治三科一千二百多人同時回校升學，編為學生總隊，張治中兼總隊長，下分砲、工、政治各一大隊，十二月八日開學。十六年二月十日共產黨蘇兆徵、劉少奇控制的總工會漢口血花世界開黨員大會，為擴大聲勢，邀請武漢分校同學一千多人參加；因為共產黨公開攻擊校長，同學們非常憤怒，因而採

取行動，將工會糾察隊逐出會場，並俘虜數名重要共產黨份子返回學校。

因這場行動招禍，共產黨發動清校運動，逼迫張治中和周佛海辭職；由鄧演達任教育長，施存統任政治部主任。周佛海逃離武漢，曾著「逃出武漢赤都」。國民黨同學遭受迫害，有一百一十四人失蹤，下落不明。於是非共產黨同學，人人自危，或逃往南方，或找工作，暫維持生活，紛紛脫離虎口，分校才陷於停頓。

簡史第二二頁：「當時軍閥部隊，吳佩孚控制豫、鄂、湘等十四省，兵力約二十五萬。孫傳芳控制蘇、浙、皖、贛、閩五省，兵力約二十五萬人。張作霖……」

當時(民國十五年)內地分為十八省，除了南方粵、桂，西南川、滇、黔、孫傳芳控制的五省，張作霖控制的直、魯，閻錫山控制的山西，國民黨勢力的陝、甘外，所餘祇有三省。而湖南並不是吳佩孚所獨佔，所以吳佩孚實際祇控制了兩個半省；那裡來的十四省呢？

寧漢分裂

簡史第二七頁：「正當南京遷校籌備就緒，擬於十六年九月舉行六期入學考試，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學之際，旋因共黨倡亂，造成寧漢分裂，蔣公引退，遷校工作遂陷停頓。」

共黨倡亂，寧漢分裂，並不在擬於十六年九月舉行入學考試，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學之際，時間上有些前後顛倒。十五年十二月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後，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

政府委員於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昌成立中央臨時聯席會議，推徐謙爲主席，即被鮑羅廷所操縱。武漢政府成了破壞團結、攻擊校長、阻撓北伐的工具；可從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黃埔同學會改組，校長蔣公訓話，知道梗概。

校長說：「他們在武漢方面，來的兇兇，竟要置我們革命軍人於死地而後快。我們國民革命將士在前方惡戰苦鬪，血肉相搏，天天同敵人拚命，他們却盤據着我們的中樞機關，連一個子彈一個錢都不發下來，定要置我們於死地，借敵人的刀來殺我們。這還不够，他們還在後方千方百計的來搗我們的亂，反說我們是同奉魯軍妥協，想動搖我們的軍心，想喪失我們的信仰，要使我們進退無路，非死無葬身之地不可。這還不够，我們攻下了南京之後，他們竟與張宗昌通款曲，說：『你們儘管盡力反攻南京，我們是不會來救他的。攻下南京之後，大家就可妥協了。』這就是他們最後一步把原形顯了出來。」

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薛岳師克復上海，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江右軍克復南京。四月一日汪兆銘從歐洲返國，經莫斯科抵達上海，五日在上海和共產黨陳獨秀擅自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允許共產黨共治中國，不聽國民黨同志勸阻；九日潛往漢口，成了武漢政府的傀儡，加強反動力量。十二日南京、上海展開全面清黨，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與武漢分裂，這就是所謂「寧漢分裂」。至於蔣公引退，乃爲促成寧漢合作，並非因寧漢分裂，不可因果倒置。汪兆銘到

達武漢，和共產黨合作的時間並不長久。八月一日共產黨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汪兆銘也來個清黨，不過改個名稱，不叫清黨，而叫「分共」。

南京遷校可能是當時的計劃。既說遷校，應該是把黃埔軍校從黃埔搬到南京，黃埔不再成爲學校。可是後來事實上，南京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黃埔軍校仍然存在。南京軍校是重新建立的，另起爐灶，並不是從黃埔遷來的，何必抱緊「南京遷校」不放呢？既與事實不符，何不改用「南京建校」？來得痛快些。

簡史第二四頁：「蔣公與西北軍會合，正擬揮戈魯、冀，不意武漢集團潛兵東下（即武漢所謂東征，六月二十三日唐生智東犯），進犯南京。蔣公顧忌心腹之患，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回師京畿。是時汪兆銘、李濟琛等受共產黨蠱惑，亦懷異圖。」

汪兆銘爲武漢政府的傀儡首腦，豈祇亦懷異圖而已？至於李濟琛當時並不在武漢，是在廣州，亦未受共產黨蠱惑，一在北，一在南，相距數千里，怎麼能和汪兆銘混在一起？查李濟琛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黃埔軍校副校長。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後，他坐鎮後方，代折代行。南京四月十二日清黨，廣州立即響應，於四月十四日清黨，怎麼能說受共產黨蠱惑，亦懷異圖呢？

第六期入伍生

第六期入伍時，第四期還沒有畢業，正分別

在燕塘和北校場舉行畢業野外演習，第五期仍爲入伍生。第五期入伍生和第六期入伍生怎麼劃分呢？凡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爲第五期入伍生，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即爲第六期入伍生。

簡史第二九頁：「第六期先後錄取四千四百餘人，編爲步兵兩團、騎兵一營。因蔣公辭職，遷校工作發生波折，學生多轉移滬杭，留校者僅八百餘人。」

簡史這一段敘述，也和實際情形頗有出入。就我所知，入伍生不分科，入伍生就叫入伍生，並沒有步兵入伍生和騎兵入伍生的稱呼。第六期入伍生共兩團，但不是「編爲步兵兩團、騎兵一營。」按照編制，入伍生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另一機關槍連，每團共十三連。

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團長郭大榮，十五年九月中旬，已編足一團，但從各省繼續南來的青年，必須收容，於是第一團增加了一個第四營，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連到九月底也滿額，還是容納不了。十月間又增編了十七、十八、十九三個直轄連，所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共有二十個連，人數高達二千五、六百人。

第六期入伍生第二團團長李亞芬，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大概照編制滿額後，第六期入伍生就截止了。以後到達的青年，則編爲學生軍，作爲第七期預備入伍生。

至於第六期騎兵營，並不是入伍時編成的，係入伍半年以後，到了十六年，校長鑑於在北方大平原作戰，需要騎兵，命令由第六期入伍生挑選三百人，成立騎兵；營長沈振亞，四月成立，

八月開往蘇州。正遇上校長爲促成寧漢合作而引退，連伙食費都無着落，要沈營長太太變賣首飾來維持。後來南京成立軍官團，蔣公兼團長，黃慕松爲副團長，馮軼飛爲團附，收容各期同學，騎兵營才編入軍官團，駐馬標，十八年一月畢業。黃埔同學對國家貢獻最大、功勳最卓著的戴笠同學，卽爲第六期騎兵營同學，當年曾被選爲騎兵營黨部執行委員。

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所有部隊都開赴前線，大後方的治安，先由第五期入伍生負責，他們分科升學後，全省治安責任，就落在這四千多名第六期入伍生肩上。廣東土匪猖獗，兇猛出名，平時須一團人駐防，才能維持治安，入伍生祇駐一個連，土匪就銷聲匿跡，不敢蠢動了。因爲土匪知道學生軍不怕死，勇敢善戰，槍打得準，彈不虛發。土匪雖狠，但都怕死，所以不敢和黃埔學生軍接觸碰頭。四千多名第六期入伍生足抵十萬大軍，使土匪出沒無常的北伐大後方廣東省，安如磐石，比北伐以前，治安還要良好。

按照學校規定，入伍生入伍訓練，祇有三個月，期滿分科升學，但第六期入伍生長達一年又兩個月之久，分駐廣東各地，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所以黃埔第六期同學雖然沒有參加初期北伐，上前線同敵人作戰，而維護後方治安，使北伐軍無後顧之憂，能够專心一意，殺敵前進，功實不可沒。

張 黃 專 變

第六期和第七期同學轉移滬杭，並不是如簡史所說，因校長辭職，遷校工作發生波折；乃因「張黃專變」，劫掠黃埔。修簡史者，對張黃專變，似很隔閡。要知張黃專變爲近代史上一重要事件，因有十一月十七日的張黃專變，才導致一個月後，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張大雷廣州暴動，燒殺劇烈，損失慘重。

九月十一日寧、漢、滬（卽西山會議派）三方面代表在上海開會三天，商討統一合作，決定設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十六日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成立，實際由滬方所把持，汪兆銘偷鷄不着，蝕了一把米，沒有抓住政權，落了空很不甘心，於是返回武漢，以武漢政治分會，進行反南京特別委員會的活動。

九月張發奎、黃琪翔率部回粵，抵韶關，十月張發奎通電反對特別委員會，主張開二屆四中全會。汪兆銘回廣州後，和張發奎步調一致。清黨時，方教育長鼎英放走的黃埔共產黨分子，都跑到武漢，參加到張發奎的部隊裡，跟着部隊一齊回廣州，廣州的情況非常緊張，人心不安。此時黃埔軍校教育長，已由方鼎英換成李揚敬，李揚敬爲李濟琛的親信。

十一月十六日李濟琛偕汪兆銘離廣州，乘輪船到上海，參加二屆四中全會。十七日晨張發奎和黃琪翔發動廣州「張黃專變」，以打倒新桂系爲號召，繳了李濟琛公館衛士及部隊的槍枝，佔據黃埔，趕走李揚敬，以楊樹松爲教育長。

當時我和劉誠之、刁本卿爲黃埔特別黨部常務委員，謝靈石爲常務監察委員。特別黨部存有

毫洋七千多元，我們四人商妥，利用這筆錢救濟同學，作爲逃離廣東的路費，由劉誠之憑符號在廣州公園秘密發放，這是一項非常辛苦危險的工作，若被事變當局捉住，會殺頭的。劉誠之任勞任怨，不避艱辛，終於發完七千多元毫洋，使不少同學能够脫離險境，乘輪船到上海。

第六、七兩期同學流落京滬杭各地，生活無着，校長已於十一月十日從日本返回上海，乃命浙江省政府軍事廳在杭州成立學生總隊，以賀衷寒爲總隊長，以爲收容。總隊下分三個大隊，第六期同學編爲第一和第二大隊，第七期同學編爲第三大隊。

南 京 升 學

十七年一月四日校長由滬抵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二月六日二屆四中全會通過「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總政治部組織北伐宣傳隊，以杭州學生總隊的第六期同學爲骨幹，自由參加。惟報名參加者祇有五百多人，不足人數，在南京招考補充。

杭州學生總隊未參加北伐宣傳隊的第六期同學，於四月十三日由杭州到南京升學，編爲步兵第一大隊的第一、第二、第三中隊，大隊長湯恩伯；第二大隊的第五、第六、第七中隊，大隊長胡琪三；砲兵大隊的第三中隊，大隊長俞壽備。三月三十一日總司令渡江督師北伐，進展神速，五月一日克復濟南，日本軍閥福田師團阻撓北伐，造成五三慘案。總司令洞悉其奸，繞道北伐，乃能不受阻撓。六月八日東北軍向關外撤退

，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商震所部進入北京，北伐完成。

北伐完成，宣傳隊解散，第六期同學返校升學，編為步兵第三大隊，大隊長王萬齡，轄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四個中隊。宣傳隊非第六期同學（即簡史二九頁末行另有宣傳隊：所指）則可報名投考軍官研究班的政治科；參加考試者，除宣傳隊隊員外，尚有各軍師的政治部主任等。

在黃埔入伍的四千四百多名第六期同學，經過清黨、張黃事變，以及入伍時間太長，意志消沉或病故，祇有一千五百多人畢業於南京，七百一十八人畢業於黃埔，幾乎半數同學流離失散，不知所終。

南京畢業的三千六百多人，半數以上是在南京入校的，沒有去過黃埔。此外畢業於長沙分校的約一千人，畢業於南寧分校的約一千二百人，畢業於南昌分校的約五百多人，畢業於軍官研究班的約一千二百人。武漢分校入伍生一千七百人，因共產黨發動清校，迫害國民黨同學，分校解體，以後取得軍校學籍的，為數不多。

唐生智叛變

簡史第三一頁：「十八年十月中旬，因唐生智叛變於河南，武漢空虛，乃將第七期學生總隊編組成學生混合團，舍步、騎、砲、工隊，沿江而上，會同武漢分校擔任武漢三鎮之特別警衛任務……」

查十八年十月中旬，唐生智並未叛變於河南

，且為討伐西北叛軍之第二路總司令，其叛變乃是十二月五日事。歷史大事不能錯誤，十八年唐生智叛變情形，可從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及中華民國大事記得悉梗概。

大事年表：「十八年十月十日馮玉祥部西北軍將領宋哲元、石敬亭等（大事記為二十七人）反對編遣，在豫、陝叛變。」

「十四日蔣主席發表『告全國將士書』，並任何應欽、唐生智為第一、二路總司令，討伐西北叛軍。二十八日蔣主席赴漢督師討馮。」

中華民國大事記：「十一月四日許昌會議結束，蔣主席命令前線各軍統歸唐生智節制，以一事權。五日蔣主席蒞新鄭督師，國軍向西北叛軍開始進攻。」

大事年表：「十一月二十日國軍克復洛陽，西北叛軍西竄。」

「二十二日蔣主席由鄭州返漢口，命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代行總司令職權。」

「十二月五日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在鄭州叛變，通電與石友三相呼應。七日國民政府令免唐生智本兼各職並通緝法辦。」

「十九年一月十日第一師師長劉峙部佔綏河，唐生智殘部萬人投誠，討唐軍事結束。」

大事記：「十九年一月四日閻錫山、何成濬昨抵鄭州，開刺唐軍事會議。九日閻錫山電呈蔣主席，報告唐生智請准引退，遣散唐部官兵，已如所請，請中央下令前方軍隊停止攻擊。十三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劉峙報告，十日佔領綏河，殘逆萬人乞降，於本日完全繳械，討唐任務已告完畢。」

可知十八年十月中旬在河南叛變的係西北軍宋哲元等，並不是唐生智，不能張冠李戴。

鶻問 仰天長嘯集 定價新臺幣柒拾伍元 中外雜誌社代售

本書為名作家鶻問鶻女士精心傑作，談古說今，生動翔實，精彩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王陽明的異代知音。羅卓英將軍和文天祥題壁詩。國殤陶衣雲。留取丹心照汗清。我所最難忘的人。桂林山水憶前遊。孤山探梅。一堤烟柳憶南湖。楊貴妃之死。關於褚遂良的籍貫問題。夏憶鴛湖。吾愛吾廬。山園拾趣。我武維揚。為滿籍女詞人說幾句話。周道如的下場。西施失蹤之謎。一劑藥方。故鄉的早高。埋香埋玉總多情等篇，卅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柒拾伍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寄書。